

文
浩
然
齋
雅
談
錄



大

大

大

大

大

浩然齋雅談

周密撰

中華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文 錄（及其他一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浩然齋雅談

此據聚珍版叢書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浩然齋雅談目錄

卷上

六十七條

卷中

一百四條

卷下

二十六條

臣等謹案浩然齋雅談宋周密撰。密所著書凡數種。其癸辛雜識、新識、後識、續識、齊東野語皆記宋末之事。雲烟過眼錄皆記書畫古器。今並有刊版。其澄懷錄、續錄則採輯清談。志雅堂雜鈔則博徵瑣事。今惟鈔本僅存。千頃堂書目載密所著尚有浩然齋視聽鈔、浩然齋意鈔及此書。而皆無卷數。藏弄之家亦並無傳本。惟此書散見永樂大典中。其書體類說部。而所載實皆詩文評。今搜輯排纂。以攷證經史評論文章者爲上卷。以詩話爲中卷。以詞話爲下卷。各以類從。尙哀然成帙。密本南宋遺老。多識舊人舊事。故其所記佚篇賸闕。什九爲他書所不載。朱彝尊編詞綜。厲鶚編宋詩紀事。又與符曾等七人編南宋雜事詩。皆博採羣書。號爲繁富。而是書所載故實亦皆未嘗引據。則希觀可

知矣。其中攷證經義。如解詩巧笑倩兮。疑口輔當爲笑靨。而不知類篇面部已有此文。解易井谷射
鮒。以鮒爲鯉。不知說文鯉字本訓烏鯢。後世乃借以名鮒。羅願爾雅翼辨之已明。如斯之類。于訓詁
皆未免稍疎。然密本詞人攷證。乃在旁涉。不足爲譏。若其品騷詩詞。則固具有深識。非如阮閱諸人
漫然蒐輯。不擇精簡者也。宋人詩話傳者如林。大抵陳陳相因。輾轉援引。是書頗具鑒裁。而沈晦有
年。佚而復出。足以新藝苑之耳目。是固宜亟廣其傳者矣。乾隆四十年二月恭校上。

總纂官侍讀臣紀昀

侍讀臣陸錫熊

纂修官庶吉士臣王汝嘉

浩然齋雅談卷上

宋周密撰

井九二谷射鮓。或以爲蝦。或以爲墓。或以爲蛙。或以爲蝸。攷之韻書。鮓扶句切。饋魚也。然饋鮓三字並同子亦切。注云鮓也。蓋今鮓魚耳。莊子涸鮓注亦以爲鮓魚。然今世有魚如鱗四鬣巨口善食水蟲故人。家井內多畜之俗呼爲鮓。得非井卦所指者乎。

詩先集維縠補注云縠稷雪也。或謂之米雪。謂其粒若米。然稷雪米雪字甚奇。碩人之詩曰巧笑倩兮。注曰好口輔也。大招述婦人之美亦有鬢輔奇牙之語。可謂善于形容。後人雖極言女色之美無所不至。乃獨不及于口輔。何耶。輔豈俗所謂笑鬢者乎。

塞修以爲理。朱元晦云。謂爲媒者以通詞理也。下文理弱而媒拙。則云恐遺理弱。似與前說異。按九章令薛荔以爲理兮。憚舉趾而緣木。因芙蓉以爲媒兮。憚褰裳而濡足。亦以媒理對言。左傳行理之命。無月不至。注行理行使也。復奚疑。

真文忠初字景元。樓攻媿語以明元無義。遂易爲希元。然俞清老嘗名軒曰景陶。山谷曰景陶名未佳。詩云景行景明也。魏晉間人所謂景莊景儉等。自有一人誤用。遂以相承謬耳。按詩景行注云景明也。其義以明行行止。謂有明行則行之。初無企慕之義。然孝經序亦用景行先哲。而近世洪文敏兄弟皆以景爲

字何耶。顧第弗深攷耳。

前輩闢浮圖修崇之說甚衆。獨南豐之說最爲簡明。彌陀閣記有云。無爲之義晦而心法勝。積善積惡之誠混而因緣作。至于虞祔練祥春秋祭祀之儀不競。則七日三年地獄劫化之辯亦隨而進。又答黃漢傑書云。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有所主。其于異端何暇及哉。後之儒者無以導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無所主。將舍浮圖何適哉。又云。如使周禮尙行。朝夕朔月半薦新。啓極祖遺有奠。虞卒哭祔小祥大祥禋有祭。日月時歲皆有禮以行之。哀情有所洩。則必不暇曰七日曰百日曰周年曰三年齋也。然歐公本論亦有此意。云佛所以爲吾患者。乘其廢闕之時而來。此其受患之本也。補其闕。修其廢。使王政明而禮義充。則雖有佛無所施于民矣。

昔人有言。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。所述官爵侍御賓客之盛。皆不過數語。至于說聲色之奉。則累數十言。或以譏之。余謂豈特退之爲然。如宋玉招魂。其言高堂邃宇。翠翹珠被。敗簾飲食之類。亦不過數語。至于蘭膏明燭。華容備。二八侍宿。射遞代。九侯淑女。多迅衆。盛鬋不同制。實滿宮。容態好比。順彌代。弱顏國植。簪其有意。姱容脩態。絕洞房。蛾眉曼睩。目騰光。靡顏膩理。遺視矚。又曰。美人既醉。朱顏酡。煖光眇視。目曾波。被文服纖麗。而不奇。長髮曼髻。陸離。二八齊容。起鄭舞。以至吳歎。蔡麗士女。繡坐亂而不分。又大招亦云。朱脣皓齒。婢以姱。比德好閒。習以都。豐肉微骨。調以娛。媚目宜笑。蛾眉曼容。則秀雅釋朱顏。持脩滂浩麗。以佳。曾頰倚耳。曲眉規。滂心綽態。姁麗施。小腰秀頸。若鮮卑。易中和心以勳作。粉白黛黑。施芳澤。

青色直眉美目。嬌。唇輔奇牙宜笑。豐肉微骨體便娟。皆長言摹寫。極女色燕昵之盛。是知聲色之移人。古今皆然。戲書爲退之解嘲。案此條永樂大典原本受錄之誤。誤作鴻。雖臨下行。原字今。

濟翁云。章子厚嘗言。楚辭蓋有所祖述。初不謂然。子厚曰。九歌蓋取諸國風。九章蓋取諸二雅。離騷蓋取諸頌。攷之信然。

日與月合則長明。性與命合則長生。又日在天曰明。明者日月之橫。合在世爲易。易者日月之從。合在人爲丹。丹者日月之中合。此海瓊語也。

孫景茂云。太公八十遇文王。今世皆以此藉口。九辯乃云。太公九十乃顯榮兮。而東方曼倩則云。太公體行仁義。七十有二乃用于文武。馬永卿嘗疑焉。然香山詩乃云。釣人不釣魚。七十得文王。不知又出何書也。

蘇仲虎侍郎藏東坡所書富文忠神道碑真跡。前後諸名人題跋極多。獨周文忠爲之壓卷。云。富文忠之使遼。所謂肅肅王命。仲山甫將之。蘇文忠之翰墨。所謂吉甫作誦。穆如清風也。大雅烝民。茲可無愧。富公孫樞密。蘇公猶子侍郎皆題名卷末。抑所謂臧孫有後于魯者。

戴岷隱論蕭望之曰。夫小人之害君子也。必深明其情。而後用其術。故攻其所惡。犯其所忌。中其所不欲。而致其所不樂。其柔仁朴厚也。或怵之。其廉潔自喜也。或汙之。其剛果卞急也。或激之。多方以誤之。百計以困之。逼之辱之。以致其必死之術。有如君子一不能忍。而決于速死。則小人之計中矣。呂伯恭亦云。君

子必有堅忍不拔之操。然後小人不能犯吾之所忌。嗚呼。小人之害君子。何其多端也。遇人之介者。則必辱之。遇人之廉者。則必汙之。遇人之剛者。則必折之。遇人之直者。則必諛之。蓋介者不受辱。廉者不受汙。剛者不受折。直者不受諛。凡此皆君子之所忌也。小人知君子之所忌而直犯之。君子不知而墮其計。大則死。小則亡。前後相望。可不爲大哀乎。二說真能盡小人之情狀。有不期而同者焉。孝宣于儒生無所用。獨用蕭望之。觀其始終方拙。非能自撓以求合者。特以其于霍氏立同異故耳。士君子之經世。非曰委蛇曲從。爲終始牢固之術。然而變化詘伸。自當兼通義命。望之當孝元初。天下事在掌握。既不能輔贊。成同歸于道。及其潰敗。又不知推委與廢。以禮而止。隄壞防決。無所措躬。卒就死地。而陷孝元爲不辨菽麥之主。班固乃哀其爲便嬖宦豎所圖。不知自古小人。何嘗一日不欲勝君子。幽詩歌周公。固殆未之學也。王宣子在上庠日。與程泰之善。暇日因及代言之體。要當溫純深厚。如訓誥中語。始爲王言。吾儕異時秉筆。當革近世磔裂之弊。二十年後。宣子帥潭。泰之以少蓬攝外制。爲詞云。荆及衡陽。自北而南。十國爲連。連有帥。地大民衆。疇咨俾乂。厥惟艱哉。以爾有猷。有爲有守。率自中寬。而有制。剛而無虐。庸建爾于上游。藩輔往哉。惟欽。惠困窮。若保赤子。明乃服命。若網在綱。有弗若于汝政。弗化于汝訓。辟以止辟。乃辟。則予一人汝嘉。且寓書于宣子曰。疇昔之約。今其踐矣。陳氏耳擇集所載。以爲芮國器。非也。

韓平原南園旣成。遂以記屬之陸務觀。務觀辭不獲。遂以其歸耕。退休二亭名。以警其滿溢勇退之意。甚婉。韓不能用其語。遂致于敗。務觀亦以此得罪。遂落貳對太中大夫致仕。外祖章文莊兼外制。行詞云。山

林之興方適已遂掛冠。子孫之累未忘。胡爲改節。雖文人不顧于細行。而賢者責備于春秋。某官早著英猷。寢躋臚仕。功名已老。瀟然鑑曲之酒船。文采不衰。貴甚長安之紙價。豈謂宜休之晚節。蔽于不義之浮雲。深刻大書。固可追于前輩。高風勁節。得無愧于古人。時以是而深譏。朕亦爲之慨歎。二疏旣遠。汝其深知足之思。大老來歸。朕豈忘善養之道。勉圖終去。服我寬恩。此文已載于嘉林外制集。或以爲蔡幼學。或謂出于馮端方。皆非也。

劉原父云。聖人之治天下。能使百官萬物。如耳目心口手足之不可易。亦不相德。濟之如一身。而天下安有不治哉。東坡亦曰。今夫人之一身。有一心兩手而已。疾痛癢癢。動于百體之中。雖其甚微。不足以爲患。兩手隨至。夫手之至。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。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。而手之所以素聽于心者熟。是故不待使令。而卒然以自至。聖人之治天下。亦如此而已。二說如出一轍。

蘇開允辨姦。嘗見直齋陳先生言。此雖爲介甫發。然間亦似及二程。所以後來朱晦菴極力回護云。老蘇辨姦。初間只是私意。後來荆公做不著。遂中他說。然荆公氣習。自是要遺形骸。離世俗的規模。要知此便是放心。辨姦以此爲姦。恐不然也。又云。每嘗嫌事之不近人情者。鮮不爲大姦慝之語過當。而今見得亦有此等。其辭費也。

子厚有答人書云。人生少得六七十者。今已三十七矣。長來覺日月益促。歲歲更甚。大都不過數十寒暑。則無此身矣。是非榮辱。又何足道。又書云。假令病盡。已身復壯。悠悠人世。亦不過爲三十年客耳。前過三

十七年。與薛忠無異。後所得者。其不足把玩。亦已審矣。此二書皆在元和四年時。子厚年三十七。後十年。當元和十四年。子厚卒。年止四十有七耳。所謂數十寒暑。三十年客。竟不酬初志。悲夫。

昔有問王介甫。佛家有日月燈光佛。燈何以能並日月。介甫曰。日熒乎晝。月熒乎夜。燈熒乎日月之所不及。東萊博議論史官亦云。昧谷餞日之後。鳴谷賓日之前。暮夜晦冥。羣慝並作。苟無燭以代明。則天之目瞽矣。亦用介甫意。然皆本之莊子。月固不勝火。郭象注曰。大而闇。不若小而明。東坡曰。陋哉斯言。爲更之曰。明于大者必晦于小。月能燭天地。而不能燭毫釐。此其所以不勝于火也。然卒之火勝月。月勝火耶。坡翁九成臺銘云。使耳聞天籟。則凡有聲有形者。皆吾羽施干戚。管磬匏弦。又云。望蒼梧之渺莽。九疑之聯綿。覽觀江山之吐吞。草木之俯仰。鳥獸之鳴號。衆竅之呼吸。往來唱和。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。非韶之大全乎。楊龜山乃謂子瞻此說。以江山吐吞。草木俯仰。衆竅呼吸。鳥獸鳴號爲天籟。此乃莊子所謂地籟也。但其文精妙。故讀之者或未察耳。予嘗因其語以攷莊周之說。云。南郭子綦曰。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。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。子游曰。敢問其方。子綦曰。地籟則衆竅是已。人籟則比竹是已。敢問天籟。子綦曰。夫吹萬不同。而使其自己者。咸其自取。怒者其誰耶。郭象注云。夫天籟者。豈復別有一物哉。卽衆竅比竹之屬。若如所注。則所謂鳥獸之鳴號。衆竅之呼吸。非天籟而何。不知龜山又以何物爲天籟乎。漫書以俟識者。然東萊云。東坡九成臺銘。實文耳。而謂之銘。以其中皆用韻。而讀之久乃覺。是其妙也。

坡翁策斷。謂語有曰。鼠不容穴。銜簞藪也。簞藪二字出漢書。楊惲傳云。我不能自保。眞人所謂鼠不容穴。

銜簞藪也。注云：簞藪，戴器也。以盆盛物，戴于頭者，則以簞藪薦之。盆下之物，有飲食氣，故鼠銜之。所以不容穴坐銜簞藪自妨，故不得入穴。簞音貧，簞之簞，藪音數，物之數。上其羽切。下山羽切。案此條多脫誤字，今據漢書傳注校正。

龍眠畫五馬圖，空青老人曾紆公卷跋之曰：元祐庚午歲，以方聞科應詔來京師，見魯直九丈于醴池寺。魯直時爲張仲達箋題李伯時畫天馬圖，魯直謂余曰：異哉！伯時貌天廐滿川花，放筆而馬殂矣。蓋神駿精魄皆爲伯時筆端取之而去，實古今異事。當作數語記之。後十四年，當崇寧癸未，余以黨人貶零陵，魯直除籍徙宜州。過余瀟湘江上，因與徐端國、朱彥明、道伯時畫殺滿川花事云：此公卷之所親見。余曰：九丈當踐前言記之。魯直笑曰：只少此一件罪過。後二年，魯直死，貶所。又二十七年，余將漕兩浙，當紹興辛亥，至嘉禾，與梁仲謨、吳德素、張元覽汎舟訪劉延仲于真如寺，延仲遽出是圖，開卷錯愕，宛然疇昔撫掌念往。迺四十年憂患餘生，歸然獨存，彷彿弔影，殆若異身也。因詳敘本末，不特使來者知伯時一段異事，亦魯直遺意云云。按畫殺滿川花，亦當時一段異事，而傳記所不載。紀詠所不及何耶？豈是時方以獲罪爲懼，諱不敢言耶？王逢原嘗賦韓幹畫馬云：傳聞三馬同日死，死魄到紙氣方就。豈前世亦有此事乎？李易安紹興癸亥在行都，有親聯爲內命婦者，因端午進帖子，皇帝閣曰：日月堯天大，璫璣舜歷長。側聞行殿帳，多集上書囊。皇后閣云：意帖初宜夏，金駒已過羗。至尊千萬壽，行見百斯男。夫人閣云：三宮催解纓，妝罷未天明。便面天題字，歌頭御賜名。時秦楚材在翰苑，惡之，止賜金帛而罷。意帖用上官昭容事。

前輩公主制云。瓊華在著。已戒齊風之驕。粉水疏園。莫如徐國之樂。晏公類要亦用粉田事。蓋亦脂澤湯沐之意也。若黜馬則以何晏事稱粉郎。粉侯。文及甫稱韓忠彥爲粉昆。以其爲嘉彥之兄。又指王師約之父克臣爲粉爹。益可怪。

劉潛夫。王實之。平昔論交最深。且意氣不相下。實之踰境。凡六爲別駕。其爲吉倅。適潛夫宜春之麾。與之相先後。潛夫開宴爲餞。且侑之樂語。有云。有謫仙人駿馬名姬豪放之風。無杜陵老殘。孟冷炙悲辛之態。又云。擁通德而著書。命使了而酤酒。麗人歌陶秀實郵亭之典。好事繪韓熙載夜宴之圖。賀客盈門。勸展驥而爲別駕。長官分席。歎無蟹而有監州。極摹寫之妙焉。旣而實之報席。亦有侑語云。七年三出使。山岳漸見動搖。十載六監州。風月不禁分破。陌上歌採桑曲。惱殺羅敷。觀中賦種桃詩。壓倒夢得。梅花入句。如何遜之在揚州。意以滿船。如伏波之歸交趾。忌名下人。棄沅芷湘蘭而不佩。漏禁中語。覺階薇砌藥之無情。皆能抓著癢處也。

葉隆禮士則謫居袁州。袁之士友醺酒以招之。蜀士張汴朝宗作樂語一聯云。掃地焚香。有蘇州之雅淡。仰天拊缶。無楊氏之怨傷。士則大稱之。

水心翁以扶雲漢分天章之才。未嘗輕可一世。乃于四靈若自以爲不及者。何耶。此卽昌黎之于東野。六一之于宛陵也。惟其富瞻雄偉。欲爲清空而不可得。一旦見之。若厭膏粱而甘藜藿。故不覺有契于心耳。昔吳中有老麋丈。多學博記。每見吳仲孚小詩。輒驚羨云。老夫纔落筆。卽爲堯舜。周孔。漢高祖。唐太宗。追

逐不置。君何爲能脫洒如此哉。卽水心取四靈之意也。

臨江丁燿乙丑諒開榜第四人。爲他恩例所壓。抑居第八。授永州教。章采代爲作啓謝辨章云。諸公衮衮。皆自下以升高。一介休休。獨瞻前而忽後。廖羣玉亟稱于賈。改隆興節推。

晏殊嘗進牡丹詩表云。布在密清之囿。密清二字。人多不曉。蓋用東京賦中語。京室密清。罔有不越。

王宣子守吳。幕僚投啓有云。仲舒哀然舉首。豈久相于江都。望之雅意本朝。姑暫居于凋翊。宣子喜之。舉以京刺。楊廷秀以大蓬漕江東。其屬亦有啓云。斯文之得喪在天。領袖素尊于海內。賢者之出處以道。旌旗已至于江東。公亦欣然剡上。

史直翁丞相表語云。侵尋歲月。六十有三。補報朝廷。萬分無一。又李淇水謝戶書云。補報朝廷。本末無萬分之一。因循歲月。甲子已六十有奇。

晉中有游士春時誤入趙孟蟻之園者。蟻今據宋史宗室表改正爲其家幹僕所辱。訟之于官。郡守趙必槐德符治之。士子以啓爲謝云。杜陵之廈千萬間。意謂大庇寒于天下。齊王之囿四十里。不知乃爲罪于國中。

劉自之被召試。用盧齋趙以夫之薦也。旣而爲庸齋趙汝騰所激。于是以盧鉞威伸補其選。盧以同里之嫌辭之。云。楚亡弓。楚得弓。難泯同鄉之迹。漢刻印。漢銷印。初何反汗之嫌。卒辭之。又蕭振再知四川。趙莊叔行詞云。刻印銷印如轉圜。朕嘗虛已失馬得馬如反掌。卿勿容心。

宣和間。尙書新省歲車駕臨幸。時宰命一時朝士能文者各擬謝表。獨林子中者擅場。其一聯云。北辰居極外。環象斗之宮。黃道初經。旁及積星之位。

嘉定間。寶謨閣學士許奕病篤。口占遺表云。臣非衰病。偶染微疴。當湯熨可去之時。臣則以疾而爲諱。及鍼砭已窮之後。醫遂束手而莫圖。靜思膏肓所致之由。大抵脈絡不通之故。固知養患成禍。豈惟理身則然。苟能疏壅預防。以之醫國亦可。蓋指近事以爲身喻也。乾道間。胡周伯尙書亦云。賈誼號通達國體。大瘡。瘵。熱。類辟病。瘵。皆借一身喻之。今日國體何病也。能言病。未必能處方。不能言病而輒處方。誤人死矣。今日之病名風虛。虛。內也。風外也。外風忽中。半身不遂。靖康也。幸其半存。建炎也。咎已往半存之身。常凜凜不自保也。今欲併治。不遂者。恤市道之說。售嘗試之方。湯熨砭石。雖然而進。使誼復生。必慮中風至再。至半存之身。亦不能救矣。所謂可痛哭流涕者也。蓋本呂獻可乞致仕表云。臣本無宿疾。偶值醫者用術乖方。不知脈候有虛實。陰陽有順逆。診察有標本。治療有後先。妄投湯劑。率任情意。差之指下。禍延四肢。寢成風痺。遂難行步。非徒憚瘵之苦。又將虞心腹之變。勢已及此。爲之奈何。雖然一身之微。固所未恤。其如九族之託。良以爲憂。是思逃祿以偷生。不俟引年而退政。三公之論。實祖誼云。

開慶間。馬華父制置江關日。嘗于青溪建祠以祀先賢。斷自吳泰伯以下。凡四十一人。皆嘗仕若居若遊于此者。獲與焉。蓋華父之祖。亦嘗仕于昇故也。祠成。命馮可遷贊之。其贊馬公未語。有爾祖其從與享之句。或摘以爲譏。華父遂去。乃祖之祀焉。或謂劉子澄清叔與華父有宿憾。授意于馮云。